

苦 镜 子

续集

段其光 著

故事发生在浩劫年代初期
谨以此书献给诸位朋友们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苦 鏡 子

续集

段其光 著

故事发生在浩劫年代初期
谨以此书献给诸位朋友们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镜子 (续集) / 段其光著——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115—501—6/I.56

I, 苦…… II 段……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002469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

印 装: 邯郸市友谊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印张

字 数: 230千字

印 数: 10000册

版 次: 2006年12月邯郸第1版

印 次: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5—501—6/I.56

定 价: 22.00元

文史版图如有印装错误, 承印厂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P1 第一章 姐仁同夫
- P21 第二章 英雄救美
- P30 第三章 两地相思
- P41 第四章 自定终身
- P53 第五章 浩劫乍起
- P63 第六章 父母蒙冤
- P84 第七章 株连亲朋
- P107 第八章 生死离别
- P122 第九章 诉说衷肠
- P136 第十章 心灵对话

- P153 第十一章 天赐良缘
- P171 第十二章 姐弟同婚
- P179 第十三章 青春冲动
- P197 第十四章 天意难违
- P211 第十五章 铁窗烈火
- P227 第十六章 九死一生
- P252 第十七章 泪洒除夕
- P272 第十八章 自由飞翔
- P282 第十九章 又遇暗礁
- P304 第二十章 仨爹争婴
- P316 第二十一章 我该咋办
- P323 第二十二章 姐俩让夫
- P332 第二十三章 二次婚礼
- P344 尾声 冬去春来
- P350 跋
- P354 后记

第一章

姐仨同夫

列车一声长鸣，驶出了文化历史名城古赵邯郸，数百只车轮在飞奔，车轮撞击着钢轨发出了有节奏的声音。车厢里昏暗的灯光，把我带入遐想的世界，张琴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渴望得到世间真爱，张琴第二次走进了我的生活，不仅医治了我和她初恋触礁的伤痛，还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她是我生命的支柱，是我精神的寄托，一想到张琴就要离去，我几乎痛不欲生。文革初期，她陷入了运动的漩涡，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她的每次不幸都令我对人生产生了绝望，几乎丧失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张琴是唯一给了我完美爱情的姑娘。我怎么也不会料到她这么年轻就要离去。我擦干了脸上的泪珠，又一次看着她给我的来信。

亲爱的河：

当你收到我的信时，也许我已经离开你了。你也许感到

很突然，难以面对，但你应该清楚，生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虽然知道自己就要去了，但我仍然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曾经拥有过你的爱，我真的知足了，真的。当我明白我这一生就是为你而生为你所爱时，即使死神来临我也知足了，在九泉之下我会感谢你给我的爱。

河，事情是这样，在你走后的第三天下午，毕军这个可耻的流氓和另一个歹徒，他们手里拿着刀子来家里抢我，并威胁我跟他们走，我就跟他们拼搏起来，拼搏中我负了重伤。虽说死神一步步地向我走来，可我心里却非常欣慰。那就是我报了这几年的仇，两个歹徒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来听说这两个歹徒已被抓起来了。我用生命换来了做人的尊严，全家的安宁，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点安全。我的死值得，你说呢？当你明白了这一切时，我却要走了，我已经没有任何奢望获得奇迹般的拯救。河，真的对不起……

河，别为我离去过于悲痛，人死，其实是一种再生，你应为我高兴才对，你难道愿意看着我痛苦地活着？说实在话，要不是有你的爱，我早就离开人世了。河，你在千里之外可能不清楚我心里近日在想什么？我现在把实情告诉你吧，上次我给你的信中说过：“元旦”我们结婚时，我一定是你最完美最漂亮的新娘，其实我是在暗示你，我不能当你最完美最漂亮的新娘了。你清楚地知道，我的身体被仇人玷污过，骨子里留有仇人的恶臭。我不能带着仇人的恶臭，再去玷污我心爱的人纯洁的心灵。之前，我清楚我妹妹和你有着一段美好的恋情，是我妹妹忍痛割爱把你推到我的怀里，今天我又把她完美无缺地还给你。于是，我心中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但又不能向你说明，我清楚你是个爱情至上

者，你一定不会接受我的意见。于是，你从我家走时我有意让我妹妹张新去送你一程，是想给你俩创造一个相互沟通的机会（噢！原来她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才明白她的良苦用心）。我是想让张新嫁给你，这样既了却我的心愿，也成全了本属于你俩的爱情，何乐而不为呢！我想这件事我母亲一定会同意的。所以我在信中向你表示，结婚时我要当你最完美最漂亮的新娘，你能说张新不是最完美最漂亮的新娘吗？

河，在我走之前还想了却两个最大的心愿，一是能亲眼看着心爱的人走进婚礼殿堂。二是在你娶张新时，一定别忘了带上方倩？死神又向我招手了，你快来吧，我多么想再见你最后一面，是你的爱在延长我最后的生命，你的爱是我一生的寄托。如果我真的走了，那我最遗憾的是没能见上你最后一面，你如果真的爱我就应该按我的话去做。

祝你永远幸福。

你的恋人琴

10月30日于病床上

看完她的来信，我如五雷轰顶，痛苦万分。

难道这真是最后的诀别，岂不令我肝肠寸断！车轮飞快地转动着，我无心欣赏车两边的美丽景色。列车伴随着我的思绪在飞奔。我匆匆地来到北京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她的病床前。正值中午时分，她苍白无血的脸颊勾起我无边的痛苦，我甚至痛恨老天如此残忍地对待张琴。她是那样的年轻美丽，那样的正直善良，真的令人不忍心啊！

我悄悄地抚摸着她那冰凉的小手，她紧闭着双眼，头发散乱在枕头上。我不敢惊动她，久久地站在她的身边凝视着她的睡姿。张玉把我拉出门外对我说，她已经两天没有睁开眼睛了，现

在还要继续输血，可是她所需要的AB型血，医院已经没有了，院方正在联系。

“输我的，我的血是AB型的，快，快去找医生。”

眼看着鲜血滴进张琴柔细的血管中，片刻，她艰难地睁开了双眼，我掏出手帕为她轻轻擦了擦眼睛。她看到是我，无神的眼睛中闪出一点光亮。她的面颊有了点红晕，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抱住了我，嘴张了两下眼泪涌了出来。

“河，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我真的好高兴！”张琴上气不接下气说道，精神显得有些兴奋。

“琴，请不要多话，休息几天你一定会好的。”我拍着她的手安慰她说。

“二姐你知道吗？现在给你输的血是长河哥的。”张新悄悄地对张琴说。

“谢谢你又一次来救我。”她激动地说。

“看到你的信，我就来了。这次我就不走了，我等你把病看好，咱们就举行婚礼，你看我都把结婚证带来了。”她双手捧着结婚证久久不肯放下，倾刻在她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我多想早日嫁给你，可命运不允许，真的对不起你了；不过和你相爱我真的无怨无悔。让我们的爱变成无限美好的回忆吧！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是你的爱在支持我最后的生命……”她一面说话一面擦着眼泪。

“我多么想和你洞房花烛白头到老啊！”她向我笑着说道。

“会的，等你好了我们就举行婚礼。你别胡思乱想了，眼前最重要的是治好病。”我说。

“请不要和她说话，让病人多休息。”医生走过来说。

“你先休息吧，我也该找个地方睡一会了。”我对着张琴说。

她微微地向我点了下头便闭上眼睛，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张琴的血管里滴。

张新跟着我走出了病房。在大厅的长凳子上坐下。“医院已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几天。”张新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

长河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楼上的一个小女孩是我二姐的学生，她把我二姐在家的消息，告诉了王顺、毕军他们几个。10月26日下午，王顺一进我们家门就对我姐动手动脚的非让我二姐跟他走，我二姐指着他大声怒斥：“走开，你想干什么？，你凭什么让我跟你走？”

“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就凭这个！”

“你休想，你可耻，我死也不会跟你走！”

“我是想带你回我们家生孩子，我还要娶你。”

他接着又说道：“我妈病得快不行了，我想在她死前让她看着我王顺娶上媳妇，了却她当婆婆的心愿。”

这时，王顺眼睛湿了起来，晶莹的泪珠在眼眶中打转。看着眼前这个不可一世，震惊京城的造反派头目，竟也会流眼泪。二姐她清楚他们家非常贫困，他和母亲住着一间小平房，她还曾资助过他长期卧床不起的母亲就医——没想到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就你这样还想要我？你也不问问我同意不，你现在的这种表现，我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我二姐指着他说。

“给脸不要脸的，你今天就得跟我走！”王顺火了。

“放你妈的屁，张琴是我的，为啥要跟你走？”粗野的毕军进门就大声地指着王顺骂道。

“你妈的胡说，她是我的！”王顺大骂。

毕军和王顺这两个二百五，越骂越凶。我姐面对仇人分外眼红，眉宇间凝聚着万般仇恨。她用手指着他俩愤怒地说：“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否则我就要喊人了。”

作恶太多的毕军，近来似乎越来越怕。他感到每逢夜色降临之后，四周就仿佛都是厉鬼，使他不禁毛骨悚然，失魂落魄，手脚不住地发抖，牙齿碰得咔咔响。

他看到我二姐如此义正辞严，他就嬉皮笑脸地说道：“我是来接你去医院生孩子的。”毕军话音刚落就去拉我二姐。

“不行，张琴是我的，跟我走！”王顺一面吼着一面从腰间抽出匕首，指着我二姐说。

毕军也不示弱，杀气腾腾地从身上抽出匕首指着我二姐说：“你不能跟他走，必须跟我走！”

王顺指着毕军大骂：“我操你妈的，你们这帮人好东西你们抢了多少？大姑娘你们操了多少？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凭啥？连我心爱的女人你也要跟我抢，今天我跟你拼了。”

我二姐挺着个大肚子，面对两个持刀的歹徒。她愤怒地跟他俩厮打起来，厮打中她被刀划伤了，鲜血染红她的衣服，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急中生智对他俩说：“咱们不用再打了，我有的确打不过你们，我看这样吧，我喊一二，你们俩谁先把刀放在这里我就跟谁走。”她指着身边的桌子说。毕军和王顺同时点了点头。我姐坐在椅子上歇了片刻后，就站了起来喊一二，话音刚落，毕军和王顺几乎同时把刀子放在桌上，于是，我二姐急速抄

起桌子上的两把刀，喘了口长气说：“你们是同时把刀子放在这里的，这就让我为难了。我看这样吧？你俩先回去，让我认真考虑考虑跟谁走。”两个歹徒几乎同时说：“不行，你必须马上跟我走。”我二姐愤怒地说道：“那你们说让我跟谁走啊？”毕军说：“跟我走。”王顺气冲冲地说：“跟我走，否则我把你们俩给捅了。”他一面说一面向我二姐迫近。毕军看着王顺去夺我二姐手中的刀，他就不顾一切地去抢，于是他们又厮杀起来，厮杀中两个歹徒也相互被刺伤。不知谁在我二姐肚子上蹬了一脚，我二姐当时就昏迷了过去。

我和妈妈从市里回来后，看到二姐躺在血泊中，就送进了医院抢救。她肚子里的孩子当时就死了，她整日总是昏迷不醒，医生说是因为她内伤严重，流血过多造成的。两天后我二姐清醒时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她还说要马上给你去信，想最后见你一面，她断断续续地说，是我大姐帮她记下来的。信写好后我就去招待所找你的同事，我让他马上回去把你叫来。你的同事说，要打电话告诉你，他说这样快。我对他说那不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必须跟着他来。我还对他说这次你来的费用我加倍给你，当时我就从口袋里拿出我仅有的五十元钱给了他。我主要是怕你承受不了这残酷地打击，路上好有个人照应。”

我们又给大姐夫去了电话，大姐夫回来后又找了卫戍区他的老首长王政委。王政委当时非常气愤地说道：“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能让这些坏人胡作非为，滥杀无辜。”他还对负责军管会的王主任说：“一定要严惩坏人，保护好人，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据说当天晚上就把他们给抓了起来……

张新接着又对我说：大姐为了找到毕军陷害我二姐的有力证据，在我二姐被害之前，抓住了毕军当时对我二姐的痴情心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大姐把他叫到她的办公室里，在他未到之前我大姐还有意请了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并把她安排在她办公室的内室里，想让她悄悄的把我二姐和毕军的对话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今后上法庭的证据。

毕军刚走进我大姐的办公室里，我二姐就指他的鼻子大骂：

“毕军，你算个什么人，你把我搞成这个样子，让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这你要全部负责。”

毕军跪在我二姐面前，鸡啄米似的求情：“对不起，这事全是我的错，我愿对你负责到底。”

我大姐在一旁说：“我们叫你来是看你是否是真心想把张琴带走？”

毕军接着说：“我真心想娶她，她肚子里的孩子的确是我的。”

我大姐指着毕军说：“我们今天只想听你讲实话，不管你过去对我们做过那些坏事，我们都不再给你计较了，我们只想知道事情发展的经过，如果你真想得到张琴那你就把实话说出来，否则的话你就甭想了。”

我二姐指着毕军说：“怎么样？你想说不想说？如果你想说你就实话实说，不想说你就赶快走。说良心话，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能找到亲生父亲，就你现在这种行为，我宁愿嫁给大街上要饭的人也不会嫁给你？”

毕军紧接着说：“真的对不起，我确实干过好多坏事，你和你母亲所遭遇的不幸，都是我造的孽。”

我大姐责问毕军说：“我们和你平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啥这样无端的陷害我们？”

毕军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得到张琴。”

我二姐大怒：“你胡说八道。”

毕军说：“这是真的。”

我大姐指着毕军说：“你说说你当时的想法。”

毕军说：“好、好。”“当时我在想，我迫你张琴迫了好几年，可你连理我也不理，尤其是运动开始时，你不正眼看我一眼，有时还讽刺我，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这让我非常痛苦。但我还是不忍心放弃对你的追求，我总是想，我也是优秀青年，各方面不比你差，为啥就得不到你的爱？多少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你，以前，我对你明追暗求都遭到失败，现在我只能用计谋，当时我想先把你母亲抓起来，你一定会来求我，到那时我再帮你去救你母亲，当你感激我时再次向你求爱，于是我就向你家所在的居委会举报，说你母亲解放前曾是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一定干过坏事。正赶上那段时间全国搞“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不久，你母亲被抓，我想这一次你一定会来找我帮忙，因为我是学校的领导，可你就是没有来找我，在你们家被抄时，你被造反派打昏过去了，你姐姐把我找来，我把打你的那几个人打跑了，你得救了。我想这一次你一定会来找我，左等右等你还是没来，我的计谋落空了，彻底绝望了。我绞尽脑汁又想出了第二条计谋，把你抓起来，用酷刑逼你向我乞求。你被关进牛棚后，尽管我们在你身上使用了多种残酷的手段可你始终没有向我求饶过。我的第二条计谋又没得逞。于是我生了第三条计谋，强行把你占有，让你怀上我的孩

子。当时想，明着找你你一定不会同意，只有把你打昏以后再占有你，这就是我陷害你的全部计谋。任打任骂，你们随便吧，我的目的就一条，就是想得到张琴。”

我二姐听后，肺都快要气炸了，她抖动着手指着毕军大吼：“毕军你真阴狠毒辣，卑鄙无耻呀！就你这种人怎么也能当上了学校的领导？我告诉你毕军，早晚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共产党不会任你胡作非为……”

听着张新的诉说，张琴那冰心玉洁的形象顿时占据我的心。可我最心爱的恋人就要离我而去，我心中刚刚痊愈的伤口又在滴血。

“你说她真的没救了吗？”我问。

“医生说她的内脏受伤严重，最多只能活几天，还让我们准备好后事。”

她的话刚落，我就晕了过去，当我醒来时也躺在病床上了。

张琴闭着眼睛，在急速的呼吸，脸上还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我握着她柔嫩的手，她睁开了眼睛，微笑着对我说：

“河，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你一手拉着我，另一只手拉着张新，后边还跟着方倩，我们几个拥抱在一起，说是在这里举行婚礼，我高兴地笑起来了。”

“河，你带我去看看天安门吧，再带上张新和方倩，我们在那里照一张合影吧，往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说是现在吗？”我问。

“是。”她点了点头。

我停顿了一下，又看了看在我身边的岳母，岳母对我说，咱们去问问医生，说着就拉着我出了病房。途中岳母对我说：她是

快死的人了，我们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吧。我们找到张琴的主治医生，询问张琴的病情。医生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说，由于她内脏受伤太重，加上出血过多，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她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她吧。医生接着说到，她的事迹我们很感动，她一个怀孕的弱女子敢和两个持刀的歹徒搏斗，真是了不起呀！我们也不愿让她就这样过早地离去，我们已尽了全力，但是奇迹很难出现。

灿烂的阳光从窗口射进病房。张琴把目光移向窗口，双眼注视着窗外的阳光。从她渴求的目光中能看出她是想领略窗外的精彩世界，过了一会她又重新凝视着我。

岳母在一旁拍着我的肩头说：“孩子，我该怎样感谢你呀！张琴已经这个样了，你还从千里之外跑来，守在她的身边，我这个当母亲的欣慰了。我知道张琴非常爱你，否则她不会在昏迷中总叫你的名字。我谢谢你——孩子，我多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当我的孩子呀！”

听岳母的一席肺腑之言，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张琴听后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眶里的泪珠在转动。这时张新和方倩也伸出她们的手，我们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张玉激动地走过来一只手在上一只在下紧紧地把我们四双手夹在中间，我岳母也伸着手说：“丫头——坚强起来，我们支持你。”我们几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这是亲情、爱情、骨肉情的凝聚。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张琴睁大了眼睛，那情景真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动。

“妈妈，我真想再去看看天安门。”张琴看着我岳母说。

“好，好，现在就去。”岳母动情地回答。

我把张琴抱在轮椅上，张新和方倩推着，我和张玉跟在她的身后。来到天安门前，张新把张琴推到了我们几个第一次合影的地方，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我心中引起满腹的悲伤。第一次在这里相会时，她是那样的美丽动人，那情景历历在目，而现在我面前的她已是病入膏肓，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泪水……

照完合影后，张琴面带泪花紧紧握着我的手，然后，嘴张了几下没说出话眼睛就闭上了。我们急忙把她抬上救护车。吃晚饭时，她睁开了眼。

“河，河，快抱住我，我真的好怕呀！刚才梦见你在北海边，被大风给刮走了。”张琴叫喊着。我几乎忘记了四周的人们，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张琴斜躺在我的怀里，带着一丝笑意，闭上了眼睛。片刻后，她睁开了眼睛，对着我的耳朵说道：“河，我还有一件事求你。”

“你说，只要我能办得到。”

“河，我想让你和我姐仨一块举行婚礼。”

“你说错了吧？是咱们——俩举行婚礼。”我停顿一下对她说。

“河，我没说错。我是说让你当我们姐妹仨共同的新郎，我想在我死前能亲眼看到你和我妹妹是怎样走向婚礼殿堂的，我就瞑目了。”张琴说。

“这，这，你说的太离谱了。”我说后，我又看了看岳母。

“明天吧，我们给你布置布置新房。”岳母好象早有思想准备。

张琴带着甜甜的笑意闭上了双眼。

岳母把我拉到没人处对我说：“长河啊，我们就满足张琴